



印

印

印

印

海虞文苑卷之二十三

邑後學張應遴選卿甫輯

雜著

文章辨體序題

吳訥

古歌謠辭

按西山輯文章正宗凡古文辭之載于經聖人所嘗刪述者不敢錄獨采書傳所載康衢擊壤歌之類列于古詩之前且曰出于經者可信傳記所載者未必當時所作其好古傳疑之意至矣今謹遵其意仍以康衢童謠爲首終于荀卿成相彙寘卷端以俟考質

古賦

按賦者古詩之流漢藝文志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必稱詩以喻意春秋之後聘問歌咏不行于列國而賢士失志之賦作矣大儒荀卿及楚臣屈原離諫憂國皆作賦以風其後宋玉唐勒枚乘司馬相如楊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辭而風諭之義沒矣近世祝氏著古賦辨體因本漢志之言而斷之曰屈子離騷卽古賦也古詩之義若荀卿成相是也然其所載則以離騷爲首而荀詩勿錄尚論世次屈在荀後而成相亦非賦體故今特取成相附古歌謠後而仍載楚辭于古賦之首蓋

欲學賦者必以是爲先也宋景文公有云離騷爲辭賦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知至圓不能過規信哉

古樂府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成周盛時大司樂以黃帝堯舜夏商六代之樂報祀天地百神若宗廟之祭神既下降則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蓋以六代之樂皆聖人之徒所制故悉存之而不廢也迨秦焚滅典籍禮樂崩壞漢興高帝自制三侯之章而房中之樂則令唐山夫人造爲歌辭史記云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今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孝

海虞文苑 卷之三十一
惠文景無所增夏于樂府習常肄舊而已至班固漢書
則曰漢興樂家有制氏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
高祖時叔孫通制宗廟樂迎神奏嘉至入廟奏永至乾
豆上奏登歌再終下奏休成天子就酒東廂坐定永安
世然徒有其名而亾其辭所載不過武帝郊祀十九年
而已後儒遂以樂府之名起于武帝殊不知孝惠二年
已命夏侯寬爲樂府令豈武帝始爲新聲不用舊辭也
迨東漢明帝遂分樂爲四品一曰天子樂二曰宗廟樂
之三曰雅頌樂四曰燕享樂射用之五曰黃門樂六曰
美厚臣用之七曰

冊而其制亦復不傳魏晉已降世變日下所作樂歌率
皆夸靡虛誕無復先王之意下至陳隋則淫哇鄙褻舉
無足觀矣自時厥後惟唐宋享國最久故其辭亦多純
雅南渡後來夾漈鄭氏著通志樂畧以爲古之達禮有三
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吉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
仲尼所刪之詩凡燕享祀之時用以歌之漢樂府之作
以繼三代因列饒歌與三侯以下於篇亦無其辭後太
原郭茂倩輯樂府百卷繇漢迄五代蒐輯無遺金華吳
立夫謂其紛亂隴雜厭人視聽雖浮淫鄙倍不敢芟夷
何哉近豫章左克明復編古樂府十卷斷自陳隋而止

中若後魏楊白花等淫鄙之辭亦復收載是亦未得盡善也今考五禮以郊廟歌辭爲先愷樂燕饗歌辭次之蓋以其切於世用足爲制作家之助至若古今琴操與夫相和等曲亦附於後以俟好古君子之所考訂焉其或有題無辭或辭雖存而爲莊人雅士之所厭聞者茲亦不錄

古詩

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詩有六義曰風曰雅曰頌曰賦曰興三百篇尚矣以漢魏言之蘇李曹劉實爲之首晉宋以下世道日變而詩道亦從而變矣晦庵

朱子嘗答鞏仲至有曰古今詩凡三變自漢魏以上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無復古人之風矣嘗欲抄取經史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辭以盡郭景純陶淵明之作自爲一編而付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羽翼輿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接於耳目入於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

遠矣厥後西山編文章正宗劉氏輯風雅翼悉本朱子之意而去取詳畧則有不同者焉是編所收率以二家爲主近代之有合作者亦取載焉歌行之作別錄於後蓋歌行放情長言其句語格調與古詩亦有不同者矣律詩雜體具載外集嗚呼學詩之法予朱子之言至矣盡矣有志者勉夫

歌行

昔人論歌辭有有聲有辭者若郊廟樂章及饒歌等曲是也有有辭無聲者若後人之所述作未必盡被於金石也夫自周衰採詩之官廢漢魏之世歌咏雜興故本其命篇之義曰篇因其立辭之意曰辭體如行書曰行述事本末曰引悲如蛩螿曰吟委曲盡情曰曲放情長言曰歌言通俚俗曰謠感而發言曰嘆憤而不怒曰怨雖其立名弗同然皆六義之餘也唐世詩人共推李杜太白則多模擬古題少陵則卽事名篇無復倚傍厥後元微之以後人沿襲古題倡和重複深以少陵爲是故今是編凡擬古者皆附樂府本題之內若卽事爲題無所模擬者則自漢魏以降迄於近代取其辭義之弗過於淫傷者錄載云

諭告

海虞文苑 卷之三 五
按西山云周官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曰辭曰命曰誥曰會曰禱曰誅皆王言也大祝以下掌爲之辭則所謂代言者也以書考之若湯誥甘誓微子之命之類是也此皆聖人筆之爲經不當與後世文辭同錄今獨取春秋內外傳所載周天子諭告諸侯之辭及列國應對之語附焉又按東萊有曰文章從容委曲而意獨至惟左氏所載當時君臣之言爲然蓋繇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別故其辭氣不迫如此非後世專學語言者所可得而比焉

璽書

按應邵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治問璽書至秦漢臣下始避其稱漢初有三璽天子書用璽以封故曰璽書文帝元年嘗賜南越趙佗璽書佗媿感頓首稱臣納貢至今讀史者未嘗不三復書辭以欽仰帝德於無窮也夫制詔璽書皆曰王言然書之文尤覺陳義委曲命辭懇到者蓋書中能盡褒勸警飭之意也故今特取前代璽書載於詔令之前讀者其必有以得之

批答

按玉海唐學士初入院試制詔批答共三篇蓋批答與

詔異詔則宣達上意批答則采臣下章疏之意而答之也文鑑輯批答詔敕各爲一類可見矣唐史載太宗之答劉洎謂出自手筆今觀辭意誠然至若宋昭陵之答富弼等則皆詞臣之撰進者也讀者其尚考諸

詔

按三代王言見於書者有三曰誥曰誓曰命至秦改之曰詔歷代因之然惟兩漢詔辭深厚爾雅尚爲近古至偶儷之作興而去古遠矣東萊云近代詔書或用散文或用四六散文以深純溫厚爲本四六須下語渾全不可尚新奇華巧而失大體是編今以漢詔居前以唐宋諸詔庸備二體西山有云王言之體當以書之詔誓命爲祖而參以兩漢詔冊信哉

冊

按漢書天子所下之書有四一曰策書注曰策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維年月日以命諸侯王公若三公以罪免亦賜策則用一尺木而隸書之又按唐百官志曰王言有七一曰冊書立皇后皇太子封諸王則用之說文云冊者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當作冊古文作籒蓋冊策二字通用至唐宋後不用竹簡以金玉爲冊故專謂之

策也若其文辭體制則相祖述云

制誥

按周官大祝六辭二曰命三曰誥考之於書命者以之命官若畢命罔命是也誥則以之播誥四方若大誥洛誥是也漢承秦制有曰策書以封拜諸侯王公有曰制書用載制度之文若其命官則各賜印綬而無命書也迨乎唐世王言之體曰制者大賞罰大除授用之曰發敕者授六品以下官用之卽所謂告身也宋承唐制其曰制者以拜三公三省等職辭必四六以儷宣讀於廷誥則或用散文以其直告某官也西山云制誥皆王言貴乎典雅溫潤用字不可深僻造語不可尖新文武宗室各得其宜斯爲善矣

制策

按說文策者謀也凡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考之於史實始漢之晁錯錯遇文帝恭謙好問之主不能明目張膽以荅所問惜哉惟董仲舒學識醇正又遇孝武初政清明策之再三故克罄竭所蘊帝因是罷黜百家專崇孔氏以表章六經厥功茂焉迨宋蘇軾之荅仁宗制策亦克輸忠陳義婉切懇到君子有取焉

表

按韻書表明也標著事緒使之明白以告乎上也三代以前謂之敷奏秦改爲表漢因之竊嘗攷之漢晉皆尚散文蓋用陳達情事若孔明前後出師李令伯陳情之類是也唐宋以後多尚四六其用則有慶賀有辭免有陳謝有進書有貢物所用旣殊則其辭亦各異焉西山云表中眼目全在破題要見盡題意又忌太露貼題目處須字字精確且如進實錄不可移於日錄若汎濫不切可以移用便不爲工矣大抵表文以簡潔精緻爲先用事忌深僻造語忌纖巧鋪敘忌繁冗是編所錄一以時代爲先後讀者詳之則體制亦有以得之

露布

按通典云元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爲露布此其始也攷諸文章緣起則曰漢賈洪爲馬超伐曹操作露布及世說又載桓溫北征令袁宏倚馬撰露布是則魏晉以來有之矣文心雕龍又云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視聽近世帥臣奏捷蓋本於此然今攷之魏晉之文俱無傳本唐宋雖有傳者然其命辭全用四六蓋與當時表文無異今故錄附表後以備一體西山云露布貴奮發雄壯少麗無害觀者詳之

論諫

古者諫無專官自公卿大夫以至百工技藝皆得進諫
隆古盛時君臣同德其都俞吁咈見於語言問荅之際
者考之書可見西山以爲聖賢大訓不當與後之文辭
同錄今謹取其所載春秋內外傳見爭論說之言著之
於首其兩漢以下諸臣進說有可以爲法戒者間亦采
之以附於後

奏疏

按唐虞禹臯陳謨之後至商伊尹周姬公遂有伊訓無
逸等篇此文辭告君之始也漢高惠時未聞有以書陳
事者迨乎孝文開廣言路於是賈山獻至言賈誼上政
事疏自時厥後進言者日衆或曰上書或曰奏劄或曰
奏狀慮有宣泄則囊封以進謂曰封事攷之史可見昔
人云君臣相遇雖一語有餘上下未孚雖千萬言奚補
爲臣子者惟當罄其忠愛之誠而已

議

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不迷眉山蘇氏釋之曰先王人
法並任而任人爲多故臨事而議是則國之大事合衆
議而定之者尚矣今采漢唐宋諸臣所上議狀次于奏
疏以備一體若儒先私議其有關於政理者間亦取之
而附于中云

海虞文苑 卷之三
彈文

按漢書注云羣臣上奏若罪法按劾公府送御史臺鄉校送謁者臺是則按劾之名其來久矣梁昭明輯文選特立其名曰彈事若文粹文鑑則載奏疏之中而已迨後王尚書應麟有曰奏以明允誠篤爲本若彈文則必理有典憲辭有風軌使氣流墨中聲動簡外斯稱絕席之雄也是則奏疏彈文其辭氣亦異焉

檄

按釋文檄軍書也春秋時祭公謀父稱文告之辭卽檄之本始至戰國張儀爲檄告楚相其名始著劉勰云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美或敘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算強弱角權勢故植義颺辭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大抵唐以前不用四六故辭直義顯昔人謂檄以散文爲得體信乎

箴

按許氏說文箴誠也商書盤庚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蓋箴者規誡之辭若箴之療疾故以爲名古有夏商二箴見于尚書大傳解呂氏春秋而殘缺不全獨用太史辛甲命百官官箴王闕而虞氏掌獵爲虞箴其辭備載左傳後之作者蓋本于此東萊云凡作箴須用官箴

海虞文苑 卷之五
王闕之意箴尾須依虞箴獸臣司原敢告僕夫之類大抵箴銘贊頌雖或均用韻語而體不同箴是規諷之文須有警誡切劘之意

銘

按銘者名也名其器物以自警也漢藝文志稱道家有皇帝銘六篇然其辭獨大學所載成湯盤銘九字發明日新之義甚切迨周武王則凡几席觴豆之屬無不勒銘致警厥後又有稱述先人之德善勞烈爲銘者如春秋時孔悝鼎銘是也又有以山川宮室門闕爲銘者若漢班孟堅之燕然山則旌征伐之功晉張孟陽之劍閣則戒殊俗之僭叛其取義各不同也傳曰作器能銘可以爲大夫陸士衡云銘貴博約而溫潤斯得之矣

頌

詩大序曰詩有六義六曰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神明者也嘗考莊子天運篇稱黃帝張咸池之樂焱氏爲頌斯孟寓言爾故頌之名實出於詩若商之那周之清廟諸什皆以告神爲頌體之至至如魯頌之駟駟等篇則當時用以祝頌僖公爲頌之變故胡氏有曰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頌而已文心雕龍云頌須鋪張揚厲而以典雅豐縟爲貴敷寫似賦而只大華侈之區敬脊

海虞文苑 卷之三
如銘而異乎規諫之域量哉

贊

按贊者贊美之辭文章緣起曰漢司馬相如作荊軻贊世已不傳厥後班孟堅漢史以論爲贊至宋范曄夏以韻語唐建中中試進士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而無頌題迨後復置博學宏詞科則贊頌二題皆出矣西山云贊頌體式相似貴乎瞻麗宏肆而有雍容俯仰頓挫起伏之態乃爲佳作大抵贊有二體若作散文當祖班氏史評若作韻語當宗東方朔畫像贊金樓子有云班固願學尚云贊頌相似信然

七體

昭明輯文選其文體有曰七者蓋載枚乘七發繼以曹子建七啟張景陽七命而已容齋隨筆云枚生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辭固爲可喜後之繼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啟王粲七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徵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及唐柳子厚作晉問雖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漢晉之間沿襲之弊一洗矣竊嘗考對偶句語六經所不廢七體雖專尚駢儷然辭意變化與全篇四六不同自柳子厚作者未聞迨元袁伯長之七觀洪武宋王二老之志釋文訓其

富麗固無讓于前人至其論議又豈七發之可比

問對

問對體者載昔人一時問答之辭或設客難以著其意者也文選所錄宋玉之於楚王相如之於蜀父老是所謂問對之辭至若答客難解嘲賓戲等作則皆設辭以自慰者焉洪氏景廬云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楊雄擬為解嘲尚有馳騁自得妙至於班固之賓戲張衡之應問則屋下架屋章摹句寫讀之令人可厭迨韓退之進學解出則所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矣

書

按昔臣僚敷奏朋舊徃復皆總曰書近世臣僚上言名為表奏惟朋舊之間則曰書而已蓋論議知識人豈能同苟不具之於書則安得盡其委曲之意哉戰國兩漢間若樂生若司馬子長若劉歆諸書敷陳明白辨難懇到誠可以為脩辭之助至若唐之韓柳宋之程朱張呂凡其所與知舊門人答問之言率多本乎進脩之實讀者誠能熟復以及之於身則其所得又豈止乎文辭而已

記

金石例云記者記事之文也西山日記以善敘事為主

禹貢顧命乃記之祖後人作記未免雜以議論陳后山亦曰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竊嘗考之記之名始於戴記學記等篇記之文文選弗載後之作者固以韓退之畫記柳子厚遊山諸記爲體之正然觀韓之燕喜亭記亦微載議論於中至柳之記新堂鐵爐步則議論之辭多矣迨至歐蘇而後始專有以論議爲記者宜乎后山諸老以是爲言也大抵記者蓋所以備不忘如記營建當記月日之久近工費之多少主佐之姓名敘事之後畧作議論以結之此爲正體至若范文正公之記嚴祠歐陽文忠公之記晝錦堂蘇東坡之記山房藏書張文潛之記進學齋晦翁之作婺源書閣記雖專尚議論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爲體之變焉

序

爾雅云序緒也序之體始於詩之大序首言六義次言風雅之變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謂之序也東萊云凡序文籍當序作者之意如贈送燕集等作又當隨事以序其實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語善序事理爲上近世應用唯贈送爲盛當須取法昌黎則庶得古人贈言之義而無枉已徇人之失也

論

按韻書論者議也梁昭明文選所載論有二體一曰史論乃史臣於傳末作論議以斷其人之善惡若司馬遷之論項籍商鞅是也二曰論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時世人物或評經史之言正其訛謬如賈生之論秦過江統之論徙戎柳子厚之論守道守官是也唐宋取士用以出題然求其辭精義粹卓然名世者亦惟韓歐爲然劉勰云聖哲彞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故凡陳政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詮文則與序引共紀信夫

說解

按說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說之名起自吾夫子之說卦厥後漢許春著說文蓋亦祖述其名而爲之辭也魏晉六朝文載文選而無其體獨陸機文賦備論作文之義有曰說煒燁而譎誑是豈知言者哉至昌黎韓子憫斯文日弊作師說抵顏爲學者師迨柳子厚及宋室諸大老出因各卽事卽理而爲之說以曉當世以開悟後學繇是六朝陋習一洗而無餘矣盧學士云說須自出己意橫說豎說以抑揚詳瞻爲上若夫解者亦以講釋解剝爲義其與說亦無大相遠焉

辨

昔孟子答公孫丑問好辨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中間歷敘古今治亂相尋之故凡八節所以深明聖人與已不能自已之意終而又曰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蓋非獨理明義精而字法句法章法亦足爲作文楷式迨唐韓昌黎作諱辨柳子厚辨桐葉封弟識者謂其文歟孟子信矣大抵辨須有不能已而辨之意苟非有關世教有益後學雖工亦奚以爲

原

按韻書原者本也一說推原也義始大易原始要終之訓若文體謂之原者先儒謂始於昌黎之五原蓋推其本原之義以示人也黃山谷嘗曰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學者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石守道亦云吏詔原道原人等作諸子以來未有也後之作者蓋亦取法於是

戒

按韻書誠者警勅之辭文章緣起曰漢杜篤作女誠辭已佛傳昭明文選亦無其體今特取先正誠子孫及警世之語可爲法誠者錄之

題跋

按蒼崖金石例云跋者隨題以贊語於後前有序引當

海虞文苑 卷之三 七
掇其有關大體者以表章之須明白簡嚴不可墮人窠
臼予嘗卽其言考之漢晉諸集題跋不載至唐韓柳始
有讀某書及讀某文題其後之名迨宋歐曾而後始有
跋語然其辭意亦無大相遠也故文鑑文類總編之曰
題跋而已近世疎齋盧公又云跋取古詩狼跋其胡之
義狼行則前躡其胡故跋語不可太多多則冗尾語宜
峭拔使不可加若然則跋比題與書尤貴乎簡峭也庸
書以俟考訂云

雜著

雜著者何輯諸儒先所著之雜文也文而謂之雜者何

或評議古今或詳論政教隨所著立名而無一定之體
也文之有體者旣各隨體哀集其所錄弗盡者則總歸
之雜著也著雖雜然必擇理之弗雜者則錄焉蓋作文
必以理爲之主也若夫挂一漏萬尚有侯博雅君子

傳

太史公創史記列傳蓋以載一人之事而爲體亦多不
同迨前後兩漢書三國晉唐諸史則第相祖襲而已厥
後世之學士大夫或值忠孝才德之事慮其湮沒弗白
或事雖微而卓然可爲法戒者因爲立傳以垂於世此
小傳家傳外傳之例也西山云史遷作孟荀傳不直言

二子而旁及諸子此體之變可以爲法步里客譚又云
范史黃憲傳蓋無事跡直以語言模寫其形容體段此
爲最妙繇是觀之傳之行迹因繫其人至於辭之善否
則又繫之於作者也若退之毛穎傳迂齋謂以文滑稽
而又變體之變者乎

行狀

按行狀者門生故舊狀死者行業上于史官或永銘誌
于作者之辭也文章緣起云始自漢丞相倉曹傅朝幹
作楊原伯行狀然徒有其名而亾其辭蕭氏文選惟載
任彥升所作齊竟陵王行狀而辭多矯誕識者病之今

采韓柳所作載爲楷式云

謚法

周禮太史喪事考焉小喪賜謚疏云小喪卿大夫也卿
大夫謚君親制之使太史往賜之至遣之日小史往爲
讀之又按禮記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歿謚周道也
是則賜謚之制實始於周崇文總目載周公謚法一卷
又有春秋謚法廣謚等書然皆漢魏以來儒者取古人
謚號增輯而爲之宋仁宗朝眉山蘇洵嘗奉詔編定乃
取世傳周公謚法以下諸書定爲三卷總一百六十八
謚至孝宗淳熙中夾漈鄭樵復本蘇氏書增損定爲上

中下三等通二百一十謚爲書以進大抵謚者所以表其實行故必由君上所賜善惡莫之能掩然在學者亦不可不知其說故今特載周公謚法於編蓋以諸家之說皆祖於此若夫鄭氏之論亦多有可取者今亦錄附於後

謚議

按謚法云謚者行之迹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白虎通曰人行始終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明別善惡所以勸人爲善而戒人爲惡也繇是觀之則謚之所繫豈不重歟漢晉而下凡公卿大夫賜謚必下太常定議博士乃詢察其善惡賢否者爲謚議以上於朝若晉秦秀之議何曾賈充唐獨孤及之議苗俊卿宋鄧忠臣之議歐陽永叔是也當時雖或未能盡從其言然千百載之下讀其辭者莫不油然而興起其好惡之心嗚呼是其所繫豈不甚重乎哉至若近世名儒隱士之沒門人朋舊又有私謚易名之議云

碑

按儀禮士婚禮入門當碑揖又禮記祭義云牲入麗于碑賈氏注云宮廟皆有碑以識日影以知蚤晚說文注又云古宗廟立碑繫牲後人因於上紀功德是則宮室

之碑所以識日影而宗廟則以繫牲也秦漢以來始謂刻石曰碑其蓋始於李斯嶧山之刻耳文選載郭有道等墓碑而王簡栖頭陀寺碑各為一類今亦依其例云

墓碑 墓碣 墓表 墓誌 墓記 埋銘

按檀弓曰季康子之母死公肩假曰公室視豐碑注云豐碑以木為之形如石碑樹於槨前後穿中為鹿盧繞之緯用以下棺事祖廣記曰古者葬有豐碑以窆秦漢以來歿有功業則刻於上稍改用石晉宋間始有神道碑之稱蓋地理家以東南為神道因立碑其地而名耳又按墓碣近世五品以下所用文與碑同墓表則有官

無官皆可其辭則多敘其學行德履墓誌則直述歲月歲月名字爵里用防陵谷遷改埋銘墓記與墓誌同而墓記則無銘辭耳古今作者惟昌黎最高行文敘事面目首尾不再蹈襲凡碑碣表於外者文則稍詳誌銘埋於壙者文則嚴謹其書法則唯書其學行大節小善寸長則皆弗錄觀其所作可見近世至有將墓誌亦刻墓前斯失之矣大抵碑銘所以論列德善功烈雖銘之義稱美弗稱惡以盡其孝子慈孫之心然無其美而稱者謂之誣有其美而弗稱者謂之蔽誣與蔽君子弗由也

誄辭 哀辭

按周禮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六曰誄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孔子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愍遺一老俾伊予一人以在位歿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此卽所謂誄辭也鄭氏注云誄者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此唯無辭而無謚蓋唯累其美行示已傷悼之情爾後世有誄辭而無謚者蓋本於此又按文章緣起載漢武帝公孫弘誄然無其辭唯文選錄曹子建之誄王仲宣潘安仁之誄楊仲武蓋皆述其世系行業而寓哀傷之意厥後韓退之之於歐陽詹柳子厚之於呂溫則或曰誄辭或曰哀辭而名不同迨宋曾南豐東坡諸老所作則總謂之哀辭大抵誄則多敘世業故今率倣魏晉以四言爲句哀辭則寓傷悼之情而有長短句及楚體不同焉

祭文

古者祀享史有冊祝載其所以祀之之意考之經可見若文選所載謝惠連之祭古冢王僧達之祭顏延年則亦不過敘其所祭及悼惜之情而已迨後韓柳歐蘇與夫宋世道學諸君子或因水旱而禱於神或因喪葬而祭親舊真情實意溢出言辭之表誠學者所當取法大抵禱神以悔過遷善爲主祭故舊以道達情意爲尚若

夫諛辭募說固弗足以動神而亦君子所厭聽也

文章辨體外集序題

連珠

按晉傅玄曰連珠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亦嘗受詔作之蔡邕張華又嘗廣焉攷之文選止載陸士衡五十首而曰演連珠言演舊義以廣之也大抵連珠之文穿貫事理如珠在貫其辭麗其言約不直指事情必假物陳義以達其旨有合古詩風興之義其體則四六對偶而有韻自士衡後作者蓋鮮洪武初宋王二閣老有作亦如士衡之數今各錄十餘篇寘於外集之首以著

四六對偶之所始

判

按唐制凡選人入選其選之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辨正三曰書楷法適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得者爲畱不得者放蓋凡進士登第及諸科出身皆以此銓擇若陸宣公旣登進士又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是也宋代選人試判三道若二道全通一道稍次而文翰俱優爲上一道全通而二道稍次爲中三道全次而文翰紕繆爲下其上者加階起資中者依資以敘下者殿一選

如晦翁登第後銓試入中等始授同安主簿是已元世不用其制 國朝設科第二場有判語以律條爲題其文亦用四六而以簡當爲貴今錄以備一體

律賦

律賦起於六朝而盛於唐宋凡取士以之命題每篇限以八韻而成要在音律楷協對偶精切爲工迨元氏場屋爰用古賦錄是學者弗習今錄一二以備其體

律詩

律詩始於唐而其盛亦莫過於唐考之唐初作者蓋鮮中唐以後若李太白韋應物猶尚古多律少至杜子美王摩詰則古律相半迨元和而降則近體盛而古作微矣大抵律詩拘於定體固弗若古體之高遠然對偶音律亦文辭之不可廢者故學之者當以子美爲宗其命辭用事聯對聲律須取溫厚和平不失六義之正者爲矜式若喚句拘體粗豪險怪者斯皆律體之變非學者所先也楊仲弘云凡作唐律起處要平直承處要春容轉處要變化結處要淵永上下要相聯首尾要相應最忌俗意俗字俗語俗韻嘗用工二十年始有所得嗚呼其可易而視之哉

排律

楊伯謙云唐初五言排律雖多然徃徃不純至中唐始盛若七言則作者絕少大抵排律若句鍊字鍛工巧易能唯抒情陳意全篇貫徹而不失倫次者為難故山谷嘗云老杜贈韋左丞詩前輩錄為壓卷蓋其布置最為得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相淆亂也

絕句

楊伯謙曰五言絕句盛唐初變六朝子夜體六言則王摩詰始效顧陸作七言唐初尚少中唐漸盛又按詩法源流云絕句者截句也後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前四句前兩句對者是截後四句皆對者是截中四句皆不對者是截前後各兩句故唐人稱絕句為律詩觀李漢編昌黎集凡絕句皆收入律詩內是也周■又云絕句以第三句為主須以實事寓意則轉換有力而蓄無盡焉

聯句

按聯句始著於陶靖節集而盛於退之東野攷其體有人作四句相合成篇若靖節集中所載是也又有人作一聯若子美與李尚書之芳及其甥宇文或聯句是也復有先出一句次者對之就出一句前人復對之相繼成章則昌黎東野城南之作是也其要在於對偶精切

辭意均敵若出一手乃爲相稱山谷嘗云退之與孟郊
意氣相入故能雜然成篇後人少聯句者蓋由筆力難
相追爾

雜體

昔柳柳州讀退之毛穎傳有曰善戲謔今不爲虐今學
者終日討說習復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
譬諸飲食旣薦味之至者而奇異苦鹹酸辛之物雖蜚
吻裂鼻縮舌澁齒而咸有篤好之者獨文異乎予於是
而知雜體之詩蓋類是也然其爲體厥各不同今總謂
之雜者以其終非詩體之正焉

近代詞曲

按歌曲源流云自古音樂廢後鄭衛夷狄之聲雜然並
出至唐開元天寶中薰然成俗於時才士始依樂工按
拍之聲被之以辭其句之長短各隨曲而度於是古昔
聲依永之理愈失矣又按致堂胡先生曰近世歌曲以
曲盡人情而得名故文章豪放之士鮮不寓意於此隨
亦自掃其迹曰此謔浪遊戲而已唐人爲之者衆至柳
岐卿乃掩衆製而盡其妙篤好者以爲不可復加及眉
山蘇氏出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
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表竊

嘗思之凡文辭之有韻者皆可歌也第時有升降故言有雅俗調有古今爾昔在童稚時獲侍先生長者見其酒酣興發多依腔填詞以歌之歌畢顧謂幼稚者曰此宋代湯詞也當時大儒皆所不廢今間見艸堂詩餘自元世套數諸曲盛行斯音日微矣迨予既長奔播南北鄉邑前輩零落殆盡所謂填詞湯調者今無復聞矣庸輯唐宋以下辭意近於古雅者附諸外集之後竹枝楊柳亦不棄焉好古之士於此亦可以觀世變之不一云

九攻并序

孫七政

歲乙酉之九日自金陵抵家才三日卽與君鎔浦子爲婁東之行訪弇州僊老午刻後過克正許君家譚少選甚快苦以酒餉我恨莫留至舟雨甚白衣不來徒詠悠然見南山耳更許燭滅共被譚詩寢不能寐去因爲雌黃今古九辨攻詩君鎔快之強著此語命曰九攻以九辨且九日作也他日詠黃華籬下插茱萸登高持盃時當思此落莫不忘雅譚卽可共蟹螯侑酒大是樂事雖然詩之爲道無論動天地感鬼神彬彬乎雅頌之音卽閭巷歌謠莫匪先王之澤之遺也僕于此道未窺一斑

廼敢放言若斯蓋攻之云者將以攻已之攻而非以攻人之攻雖名託輸梯而實意存墨守者也夫是以剽舉疵謝言精髓其詞曰

嘗謂人心不同有如其面詩道亦然自三百篇以來猶一息耳獨資神理何俟多言而昧者莫覺遂至多岐故或有不根風旨剽獵聲華者則徒取壯麗爲工莫窮玄適爲勝雖貫珠聯璧窮山淵于紙上而龍飛劍去殘星斗于毫端是謂炫詩聲實俱病而工逸兩妨者也

或有安排聲偶敷陳事實情性絕無意調俱泯者則惟以形體爲似不知了悟爲先此猶詩道之膏肓庸醫之無疾而愈扁之驚去也世之作者皓首迷途間有悟者則年光已去少壯莫追生平盡非大痛難割是謂形詩禍詩尤篤知音可悟世諦難言

其他則有機深狐白而實才慚豹變故惟借美于江篇獵工于沈句而玄珠未得神彩索然此與目擊而道存神來而暗合者不可同日而語是謂借詩

又有雅詞古調非不燦然雜陳而以神韻本乏了不關情譬猶靚粧裒服雖同工于西子冶容逸態竟殊妍于捧心可炫瞽工而難逃具眼是謂粧詩曰借曰粧津梁最淺

亦有爲疾最微可取效于呼吸宜資神于養道者厥有
漏詩亦名羸作何謂漏詩神理具來風骨兼駿徒以沉
照少埋漏情于句字之間耳此則微之又微可取效于
呼吸者也

何謂羸詩流派本端思致猶苦祗以足劣神駒學虧半
豹亦有才窮孔廟夢還江錦則遂乏丰茸鮮媚之度故
攻之則無疾療之則無方特資神于養道而已矣

又有神情亦來彩豔具足非不稱佳顧入門一別雅道
遂乖則或亢而爲肆或散而爲野或似工而實巧或似
駿而實佻或過奇而入于詭或騁博而陷于繁而若爲

澁爲晦爲瘦爲寒諸家者不與焉蓋彼體也而局于才
者也此才也而恣于體者也故曰非獨才之罪也體裁
之莫究而愈工愈失者也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是謂縱
詩任其一偏而莫知取正求之今日此道方興

又有好名而寡識者不思魏文不朽之名言徒憐惠子
五車之快意千年萬世決于倚馬片時插架盈囊盡是
雕蟲餘蠹譽來庸目喪去良圖是謂鶩詩好名而名日
非者也不知東方與之問孰工一言與五車孰得

詩有各體疾亦多方微之則哲匠寧免甚之則下里馳
言凡茲八者未能盡詩盡詩疾矣又有非疾可喻流毒

辭林則以本非此中強作解事盡乖雅道尚謂名家是謂業詩雖性靄之難染恐佳氣之易于諒不與于哲王之世矣嗟夫僕也童歲習詩窮年靡得覩茲九疾敢綴一辭哉

譚柘

孫七政

學者固貴信古猶宜秉鑒古人之言有未必盡信者不可爲英雄所欺卽如鍾品論詩古今稱絕然詎無遺議難掩慧目夫三品所論專尚五言迺蘇李蔚爲五言宗首子卿固少慙少卿獨不可當士龍之于士衡耶何獨遺之若曰上品所論文之極致耳則子卿得無翱翔劉王潘陸間而何至遂寥寥子卿若此又如士衡擬古篇軍非不富彩豔非不縟奈酷擬形似拘攣太甚了難會心若以古詩參讀豈惟嚼蠟無味抑且令人厭去中如玉容誰得顧傾城在一彈又如不惜佇立久但願歌者

歡等語詞意俱拙其稍精工處不過六朝蹊徑耳使漢人見之鮮不僮父士衡雖無作可也何得以珠澤鄧林委之蓋平原佳處甚多正在命題不在擬題也且記室嘗言之矣士衡專尚規矩不貴綺錯有傷直致之奇此言精當可爲詩家玄牝蓋古詩惟直致胸臆故能真意橫生神奇千古此中綺錯何許今士衡全以形格爲障礙安能綺錯較而言之不逮文通擬古遠矣知言若彼何卒昧之

班固兩都賦家之元氣也不特氣雄千古而議論亦精絕卓詭平子十年擬之僅得稱雅訓工綴耳譬則雲霞絳彩于天豈機中之錦所能擬迺若左思三都非不才瞻然多牽率蕪穢排比合開之疵使平子見之猶未免挪揄耳大病在說魏處無收拾尾亦太冗且此非特文章使然兩漢事業人物豈三國所能彷彿卽令孟堅爲之必不能上方兩都矣文章之與時高下以此

鍾品謂左太冲詩野于陸機非知言也祇當云俊于陸機耳善乎謝康樂言之曰左太冲詩潘安仁誄古今難比

傅毅舞賦已自俊絕可喜而未別程馬材遂令舞意併入馬足此其逸思橫生舞容文態俱入神解卽以馬喻

海虞文苑 卷之二十三
所謂天下之馬若滅若沒若亾若失當求之牝牡驪黃之外者也意本灼然觀者無訝

或問管子與淮南孰優曰淮南多論大道管子則專意富強安敢望淮南但淮南皆摭拾諸子之言在子書中一類家耳管子則自成一家言以此不同然則戴記亦摭拾也曰戴記傳聖人之精微淮南竊諸子之緒餘豈可同年而語其所同者僅一月令耳人知戴記淮南月令同出于呂覽不知呂覽前原有此書覽特附益之以事類耳此等文章豈戰國人所及觀之夏小正可見矣王子淵雖曰有俊才亦曰時無枚馬諸公耳其得意在

聖主得賢臣頌然亦非西漢第一家文字四子講德論次矣洞簫賦抑又次焉其形容簫聲絕無佳處且雜亂無章季長笛賦雖稍祖其制正自佳絕氣亦奇邁卒如子淵賦簫令人亦何必愛簫聲

傅毅舞賦輕捷宛然一妙舞在目前而多註家未會處如擊不致筴總言舞者之輕疾與蹈不頓趾同意耳蓋歌者致筴以擊節本至速也而舞者體執輕疾其擊拊處猶速不容一致筴猶言間不容髮也蹈不頓趾自言舞者不頓其趾猶云絕塵而奔

或問申韓出于老子曰此自申韓借老子之意以文其

刻深之術非老子之意本自有申韓也如聖人制爲仁義禮樂何嘗欲使後世有大盜而大盜者自竊聖人之仁義禮樂以文其姦耳太史公文字有累言之而不複有一言之而意足者其敘三家學術只老子深遠矣五字已剖盡三家精髓更何俟多言若其自敘中則專以孔子與老子對言此便見太史公本意今三家之學絕不同而必與之同傳者正見古人之學有言相似而絕不同者後世帝王不可爲其所欺此正是太史公深遠處而宋人輒指道德爲刑名宗祖是老子術不申韓而論老子者則文深切中韓矣不知托下以同一老脩爲

許大年紀何復及此參夷之誅

文章自有李于鱗王長公遂令乾坤中別具一眼界真曠代絕才有扛鼎筆力然舉世效贗學步者不勝其醜獨敬美公親爲其弟若友迺能獨據真意卓然成家真所豪傑之士

何李在關中洛下雖振起千百年墜緒爲詩家大宗而吳中風會特盛然自迪功以後諸皇甫競麗爭秀而祠部公猶卓絕精邃其得意處一塵不染真有鳳皇千仞意當與古人絕佳處相埒世皆以禪栖匹東覽噫東覽絕矣蓋其高處不但格力正以其神情曠絕會心霞表

迺爾此正司勳所深讓故不特子安絕也知子安者亦絕

讀子安之詩不知子安之難及試取今人極得意詩誦過更讀子安詩却令人爽然自失然後知子安之高正如月出蓬萊閩島中豈人世風光所擬

皇甫水部詩清曩罕儷其志意亦復玄曠故其文乃爾悼子兩篇令人拊心痛絕安仁雖云能敘悲怨不能不爲此惻然

張華勵志詩云蒲且縈繳神感飛禽此卽養由矯矢獸號于林與扁鵲針鵲影意同不必言一中而一不中如今註家所云也

顏延年曲水詩序將徙縣中宇縣謂樂縣也故下云張樂岱郊若云徙都中宇對張樂岱郊全不似六朝人語况此敘多重樂故起卽以鍾石歌咏與皇王之跡並言陶淵明讀山海經詩若曾紘所疑吾了不解也若作形天無千歲則了然在目若作刑天舞干戚則上下文真不相涉何反言之哉此蓋因帝女之夭歿故云然耳非說精衛旣化之後也讀書且不傳信又安能傳疑

文章者性情之靈機也先王以之動天地感鬼神故片言取適卽心動神怡隻字不諧卽神銷意沮苟能會此

海虞文苑 卷之二十四
則白日羲皇坐令蓬島雖枯槁一世老死丘樊而非人間世可卽亦非人間世可染

陳拾遺別李參軍崇嗣詩云四十九變化一十三次生者四十九變化卽易大衍之用數也天地間萬事萬物之數孰能逃此一十三次生卽老子生之徒十有三次之徒十有三也玄黃卽天地也弦望卽會合也李陵贈蘇武詩云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此詩大旨以達生爲主其源出自子荆零雨之章言離合卽言壽夭也子昂作如此等詩此所以絕六代之華靡振百家之風骨卓然大雅不羣有以也

海虞文苑卷之二十四

邑後學張應遴選卿甫輯

雜著

使緬錄

張洪

永樂四年夏六月予往遼海諭祭鞬靽報歸 詔俟於朝是年閏七月十三日 命持節往諭緬甸宣慰使那羅塔卽日就道九月至金齒整點護 勅官軍在行者舉家慟哭謂去皆必死無有生還予則示之間暇不急於行哭送者不知其期亦稍懈乃疾啟門馳出抵諸葛營而止哭者不得相送行者殊無悲慘時內官雲仙在

麓川宣慰司病軍接迹於道見者皆戚及至麓川雲內
官要予入營穢不可坐實由軍士遺便於營外天氣鬱
熱故也行次拱章即緬之江頭城緬人既併孟養地復
遣陶孟東妙聚兵於此以防中國之救予佯為不知遣
人言曰我至日本其王來迎舟檣遍海爾曾不滿二三
萬人來接是輕我也速備船送爾本小夷吾不汝尤既
入舟召通事丘添保訪問緬人事情及前使得失通事
曰緬蠻甚倨傲聞 朝廷使臣來別荆艸樓北面以迎
之使至入城閉其從人於外使之徒行延登艸樓緬人
則南面與之語率以為常前使皆姑容之且其風土甚

惡至之夕病者居半明日盡病三日以後死者相繼而
十無一還公宜處之予入其境遣通事諭緬人撤去北
面之樓且告以中國之禮為官者出行者皆避路否則
箠之宜告緬民避路毋遭箠也乃選敢死士廿人勝刀
執杖將入城予立馬於城下叱緬人闢門不聽遂箠之
排其門而入至宣慰之廷緬人列象百餘夾道而立以
鼻勾縮請使臣下馬即命拔刀斫象鼻象始開馳至其
樓迎 勅書南面呼宣慰以下北面聽受畢使者西向
坐數其失禮并擅殺鄰境宣慰罪那羅塔不能答但云
請就館明日回覆既還緬人殺牲以供具悉麾出命易

生牢來饋舊聞夷緬間有木曰金剛纂狀如棕櫚枝幹
屈曲無葉剉以清水暴牛羊渴甚而飲之食其肉必死
雖饋生牢必俟三五日無毒然後烹痛掃除營內毋容
穢惡於營外百步許爲厠滿則實之以土更爲別厠三
日軍無病人心始安彼常以瘴癘怖我故前使畏死求
亟還莫敢與之較以予觀之瘴癘雖有亦當調攝食肉
不許太過飲酒不至於醉居處無臭穢衣食以漸增減
饋獻遊行必防其毒緬人嘗畜淫婦誘我兵卒犯之必
死謂之人瘴予朝夕誨之曰汝等來時父母妻子哭送
拜禱神明望爾生還今以人瘴而死妻必改嫁父母何
歸衆皆感泣不敢近人瘴或有病瘴予以平胃加柴胡
治之多愈去時馬步七十人歸時六十九人惟一朱
官音保歿於彼卽命官旗焚收骨殖點檢隨身行李送
還其家緬人以軍無死傷稱爲神明使事畢還至騰衝
府旣脫瘴癘安養軍士數日夷人餽牛酒悉以享士死
者亦預祭振旅入金齒歡聲動地人得生全皆以爲異
事夫何異乎在於誠心愛人耳無誠心則疾痛不干已
雖數視之亦無成效也

秦游紀事

陳禹謨

癸卯秋七夕後二日奉直指楊公檄應聘秦中使者趣
勸駕越十三日遂從獲呂俶裝行是夜宿脩武望日渡
子津河干立坊表書周武王濟師處河廣不過五里許
而勢迅疾甫登舟見雲從西起戒篙師亟行勿緩會風
便舟駛須臾抵岸次日上北邙嶺碑志狄梁公墓道自
餘古塚案案爲英雄駢骨者殆不可數過洛陽渡谷水
或云卽石季倫金谷園再渡孝水爲王祥卧冰處語云
牛蹄之涔無尺寸之鯉此水曾不過一勺耳不知雙鯉
何從躍出觀此益信孝感之神也案祥本傳祥瑯琊臨

沂人避地廬江不識此水何以傳于此名入新安境有
甘羅墓道碑令長辛公爲余年友相畱信宿西行經韓
王墓詢之輿人曰此韓擒虎也于此方大著靈爽曾閱
擒虎傳嘗曰生爲上在國歿爲閻羅王足矣豈其精神
氣魄自隋至今尚有不歿者存乎已涉一水復詢輿人
曰澗水也伊洛澗澗此非其一乎余竒其對澗不甚深
而其派頗繁行者正苦頻涉每淫雨後勢極澎湃渡之
亦未易也邑有慕容山云慕容垂屯兵于此相傳項籍
坑秦卒亦在境內土人掘地往往得戈鏃之屬亦時見
枯骨他如爛柯山王喬洞應是後人傳會者亦非寄徑
所及十九日至澗池邑素患虎先時邑令王公禱于神
驅之遂絕虎患公廨中有作詩紀其事者乃知昔之人
能令虎遠江蝗辟境不誣也澗池西見石碣志云漢征
西將軍馮異奮翼處從此竟日山行坦道不能數武卽
羊腸九折坂何以過之自邗山來山多土惟硤石稍露
山骨此卽古峭陵也初見傍山居民或穿穴以處余頗
訝之謂棟宇旣興而後豈宜更土處至陝州則比屋而
是不復訝矣詩稱陶復陶穴蓋周先自如此陝卽周名
所分東西治者其驛名甘棠其關爲函谷云憶昔六國
仰關攻秦則若登秦人開關延敵六國敗而走若崩豈

非以峭函之固哉乃今不必一丸泥可封矣秦中候人
謁余行館爲約入關日馳去州西五里爲岔口又五里
爲望河舖山徑甚窄下薄黃河過者莫不股弁又行五
里許則從夷境入閩鄉閩鄉爲王濬故里濬嘗起宅開
門前路廣數十步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其遺址不識
何在下澣之三日至潼關潼關因山爲城因河爲池金
湯之險天造地設余鄉蕭使君曾備兵有惠政關人至
今思慕之蓋卽前候者云先一月關中大水官解民居
一時多圯至不能完客所館余至憇蕭寺少選行乃入

秦也

如秦紀

從陝至關路多束隘入關後則康莊大衢不復行鳥道
矣數里許漢關西夫子楊公墓在焉墓前有四知坊三
十餘里見西嶽神廟門榜灝靈棹楔題永鎮西維最雄
麗未至縣五里則邑丞策馬相迎云奉直指公命將護
公等蓋名曰相衛而實微偵之者道旁見有垂楊數株
長條至地濯濯可喜向來都未經見抵縣則令長馮公
見訪坐譚次知爲愷悌君子余初念之華陰令一也或
窘李青蓮于騎驢或脫韓昌黎于蹈險在所遭何如耳
余所遭得如昌黎大善乃馮公其人哉遂與訂華山之
約而別繼謁者爲沈丞則直指所命將護者也時主司

海東文苑 卷之二十四 九
與同事諸君俱未集沈丞白請姑勿行遂鍵戶而去余
竊笑曰生平以四知固中局久矣入關西夫子境乃更
勞施外鞅乎梁曹景宗有言閉置車中使人無氣此殆
近之居凡八日諸公後先有至者月朔之二日沈丞啟
扉出竝華山行時久雨新霽清暘乍昇朝暎山色互相
映發微有嵐氣蒸蒸從山麓起一似數萬家晨炊其下
者此時已神飛太華峰頭矣道旁列樹蒼翠可把枹棗
枝頭離離垂實清泉迸流處間有振鷺亭立乃知使人
應接不暇者不獨山陰道中也所經有華陀墓紀公祠
每思漢有紀信猶我 明之有韓成縻軀不悔以全真

王忠不二也錄及異代享祀勿絕宜矣若華陀歿能留
骨而不能以青囊傳恨哉入華州界景物頓改道中磷
磷多亂石山泉噴薄百道而下匡廬瀑布殆彷彿云一
石碣題云唐郭汾陽故里未至州十五里許爲蓮花池
廣可數十畝乍見異之曰此寧種分玉井者耶薄視則
花葉具小于江南種第殘紅復自嫣然馥郁香風隨輿
拂入惜能心賞之不能低回半晌畱也又行五里許會
涂潭間入林莽中乃樹色之佳非復華陰道中所見矣
初三日自華州曉發適西關見寇萊公祠所過山色絕
不如昨朝之奇大都在州境者乃少華也十里許涉一

水是爲西溪有碑識之又十五里許經遇仙橋相傳以爲宋藝祖遇陳希夷處至渭南界時上下山谷間而夷原較多又遵渭濱行數里許至縣渭水自瀆瀆流亦迅疾其濁不減黃河嘗自嘲生不分涇渭何以雌黃秦士今卽不能識清涇亦差能辨濁渭矣渭南西行四十里內倏高陵倏深谿曠輒莽蒼彌望隘卽僅通軒車人亦多穴處者恍然新安以西道也五十里許爲臨口鎮土人云高阜之上舊有大寺卽黃巢起兵處又十餘里至新豐鎮見畱侯舞陽侯二公祠祠前榜曰古鴻門鎮之西爲新豐驛中一水間之豈楚漢所割鴻溝非耶嗟乎

今兩雄安在哉逝川藏壑之論斯皆感往者之難畱良然彼蠻觸氏之紛紛何爲也行數里而義轡忽西頓矣又列炬行十餘里抵臨潼宿焉邑名始于宋俗傳有鬪寶臺非是次日行三十里許過滋水今名霸秦穆公所改揚霸功也先時有長虹亘其上行旅僂之漢時送行者率至此折柳相贈鄭棻嘗曰詩思在霸橋風雪中驢背上是也積久爲狂瀾所衝激遂圯殆盡輿卒悉厲渡而已土人云方秋水時至兩崖間幾不辨牛馬此適值水落廣可五六里最深處及馬腹止耳自新安來所涉不知凡幾津然無大霸水者再渡漣水至西安府晚宿

九龍池沉香亭遺址存焉蓋卽唐家興慶宮玄宗曾召李白賦詩于此今爲秦藩園蒼檜森森相傳猶是離宮中物是晚直指使及沈丞謝去司道諸公悉以丹箋相候云 入關紀

六日從公署迎至藩司京考偕同考由西階升直指同三司東階升聲伎甚設雜然繁會及卽席左右方伯叅藩三公執主人禮先京考兩席相聯監臨端席並居上同考東西向三司居前席詩歌鹿鳴天保旣醉歌時樂闋歌闋則樂復鼎沸卽俳優滿前竟不知所呈何伎矣酒數行相揖出三司前同考次之左右方伯次之京考

又次之監臨最後夾道列于樞卒如櫓比至省闈進如公燕禮明遠樓前陳祭京考以下列拜登至公堂相揖入簾京考及同考向外屏立揖而入監臨左右方伯向內屏立揖而出至此簾內外夔絕矣衡鑑堂後門榜同寅協恭是爲房考居處余所居書三房每晨起具祝辭禱于天大都斬爲 國得真才先首場一日各房考擬經書題呈王者遵令甲也初夏時畢集衡鑑堂王者就擬題中捻出數道虛懷諮決議者幾成聚訟久而後定竟不出所擬示公也十一日薄莫始得閱卷卷凡二百三十有奇望前一日閱竟初場所拔得五潛識其號拱

居一海次之讓次之又次為被為已中秋月皎甚邀同
事者二三人露坐清譚小悉時聞有鼓吹聲蓋藩司宴
監臨也既望閱二場竟又二日王者屬檢他房遺卷幾
三百餘亦稍有所拔明日閱三場竟去取卷盡歸王者
余房事竣矣又五日中卷各歸房考總批卷頭舊有會
批故事今廢先初場時以兩日隙成文四首事竣續成
三首題曰秦闈七義中頗以余門中雋卷傳入之王者
采其二入錄壬子昧爽放榜余房中選五人拱為賈生
克忠督學吳公所優取者海為孫生應舉其尊人某以
癸酉分校南畿得錫山孫太史萬中丞鄒督學二公讓

為唐生光耀同門中齒最後被為郭生宗振其尊人諱
性之舉甲戌進士官至左轄已一為丑生覺民乃河西
直指首錄士也五生並英妙年無逾三旬者場中卷率
踏駁不醇至後場尤寥寥余房似較勝即五卷外猶有
可觀如束于數何若賈生孫生三場並豐滿不作顛顛
書生態且雅正合時掄魁選也屬有所抑賈生僅僅得
亞孫生竟為二十有二人夫逸材必遭賞識我將任受
德乎短綬不堪汲深我將任受怨乎舛願兩忘之其所
拔他房者六識其號中選與不亦竟不可知矣是日赴
燕藩司明日謁秦藩王享師生具如禮

入闈紀

又明日出永寧門游薦福寺案墨客揮犀云雷轟薦福碑在饒州東薦福山在長安者非是寺後有浮圖俗所謂小雁塔也又五里至慈恩寺卽古曲江地則雁塔在焉七級巋然自有古色攷之唐書神龍中諸進士賜燕杏園題名于此今陝右新郎君仍其故事每科必伐石爲記云小憇間殷然聞雷余謂同游者曰此得毋題名先聲乎極歡而還次日擬游終南謀之同事者率謝不暇余笑曰勝游寧須暇耶二客正自不能從耳余獨麾輿人行出自南門三十里至樊川漢武陽侯食邑也今爲樊村者四此其一村多武陽裔在唐爲韋安石別業故一名韋曲林水佳絕大自會心土人引川流灌溉稻田蔬圃絕不異江南風景子美詩云韋曲花無賴惜非其時循川而上登牛頭寺墨客揮犀云杜子美詩滾滾上半頭者在潼川西南牛頭山此亦非是余鄉先達有作游終南記者云此寺僧愚聞官人至悉遯去殊不知甫至僧衆交迎余呼一人稍慧者訊之亦輒能對蓋此地舊名樊川今夏華嚴川南則渭西東則澧河並以川名所謂秦之三川是也獨真人丘長春故有詩刻訊之僧竟茫然無以復僧之愚果不誣哉夫唐人所撰徧照禪師碑先達以不及見爲恨然及見丘真人詩曾幾何

時而真人手蹟復成漫漶孰謂言可不朽也是夕宿寺中飯新秣米卽川水所溉者僧持濁醪以獻余以性不飲謝去已輒笑曰惟僧可不與飲而愈欲飲余不妨豪飲而不能飲余自欠事而僧弘違教矣偶步中庭明星爛然又似有彩雲密護者已諦視之則蒼檜森森岡上亦夜色之一竒也中夜時聞野鶴鳴使旅魂頓醒蓋寺中鐘磬寂然正藉九皋鶴唳四壁蟲聲以當清梵耳曉發牛頭東爲杜曲乃唐杜岐公居當時語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言長安不遠也南行四十里至終南之麓入普光寺東西畫廊凡八十四楹最爲藻麗中藏經閣蓮

花池環之所謂下天池也第經人工所鑿無甚竒鄉先達都玄敬穆爲儀部郎時曾題壁方丈中垂數十年來猶然不磨此外絕無名公手筆則游者之罕至亦一驗已飯訖寺僧爲導由曲徑過石梁澗水潺湲云是太乙湫中派也歷級而上松柏鬱然時有丹楓間之五里許至天池寺爲無壞尊者道場寺前有長松一株可十餘丈千年物也門以內澄然一泓是曰仰天池其深不測最後爲空中樓閣登眺者久之諸山環翠一覽盡收大觀哉已寺僧出尊者所遺見示玉環錫杖外惟玉石籠確甚異隨訊尊者故實一老衲云尊者係西域人乃辟

支佛高足弟子洪武時尊者結廬龜山卽天池西是僧
導余至其地有一松一檜並佳絕尊者一日誦經于此
適秦愍王駕出聞之尋聲偵蹟得尊者旣見王輒曰
從者渴矣盍姑飲乎王笑曰從者衆若之何能徧飲也
尊者因舉玉石確出湯徧飲之無損確之一勺王固奇
之矣又曰從者飢盍姑食乎王又大笑曰從者衆若之
何能徧食也尊者復舉玉石籠出飯卒亦徧食之無損
籠之一粒王益奇尊者天池寺之剏所從來矣後示寂
爲建塔瘞之塔在寺門左余從天池還至普光方欲游
南五臺日月品金華洞諸勝屬詰朝有三司之燕遂不

果乃從別道歸二十里涉龍渠至興教寺則日云莫矣
因宿焉寺右有三塔中一特高爲唐玄奘法師瘞處一
爲慈恩基公塔一爲大周圓測法師塔並刻石銘之其
完善可讀者僅圓測銘耳次日僧指間道行二十餘里
游曲江而還曲江僅一高阜後人構亭其上亦且就圯
杜子美詩所稱江頭盡醉處求一蹄涔不可見矣令人
益深陵谷滄桑之感杏花村王四娘墓尚有遺蹟云初
七日出省闈至東關外三司以丹箋相送左方伯王公
曾按吳識先莊靖公至是遣役導出潼關五生郊餞人
進一觴而別夜宿臨潼次日曉游驪山則令長劉公已

治具先之矣溫泉在山麓其所謂官池者有精舍三楹
構其上四周甃石中小石鑿七竅泉涓涓從竅出相傳
起自秦皇漢武脩飾之或云今之池是後周天和造
又云唐開元時廣之總之溫泉多于寒火寒火獨稱蕭
丘溫泉未可一二數而此其最勝者也時同游者先一
人浴余繼之池東西並設階級足及二三級便不能佇
蓋泉自下溢足力不支故也室中煖氣如蒸浴時通體
融暢大快人意官池左為混池以浴賤者東行即華清
宮故址前後殿奉三清玉皇南上為天仙閣閣之下即
泉源泉自石穴中出朔至望從東既望至晦從西飲之

可愈沉疴柿未熟者投其中經宿食之不澁左為玉女
洗頭池東西繡嶺相望屹峙皆余登眺所及者如朝元
閣烽火樓則久成廢墟矣是日男婦曩行而上蓋禮老
君而余以地主相邀未遑謁也秦始皇陵去此尚十餘
里馬首亦未之及大都驪山勝矣而特不利于王者如
周幽王舉烽火則召犬戎之難秦始皇營陵寢則來周
章之師唐明皇初離宮則動漁陽鼙鼓抑何覆轍相尋
也豈如形家言地固有利不利乎雖然幽媚褒姒玄溺
妃子秦使天下苦其役皆敗道也何乃罪地霧哉且也
宜亾而亾而率于此地發難正地所為效霧耳謂驪山

不利王者諄也是夕宿渭南赴王令長之招王公會有事簾外者爲余言一見解首卷便灑然異之但首三篇惜有類句如論義則政府孟義則高堂等字面輒磨炭作墨手爲點窳乃知遇合有數不偶然也重陽因泥雨怯出次日抵華州則郭方伯設燕以須郭公雅爲月旦重其鄉人任都閫者初放榜時卽向主司稱快曰名賢之後必有達人郭生此舉天也自今善者知勸矣費比部爲余述如是一見信然郭生好潛脩嘗讀書華山深處坊刻絕不經目以故所爲文必自立抒軸方伯公每奇爲我家龍文仲春方爲生作室而生已列名賢書昨

所款余卽其所也生可謂堂構子矣次蚤過蓮花池無復昔日芬芳而柿葉參差相映于山阿池畔不下數千百株景物密移總堪供翫午餘至華陰入公廨小憩遂乘肩輿出西郊行數里至雲臺觀觀初焦仙宋建隆初希夷先生重建者焦諱道廣後周武帝時后罹產難諸醫靡効也得焦一劑立產太子帝德之因爲立觀地故多石苦乏水土經焦一指頓若浥水于源而取土于阜也及觀成土盡水涸矣至今被無子者禱于其祠每著霧異東行至玉泉院泉卽玉井中滲出者洞名白雲中有希夷先生睡像洞口題五龍真訣四字方希夷初隱

武當有五老就之聽易謂曰吾輩日月池中龍也此非君所栖令閉目御風而行比張目已在華山石上希夷之睡卽五龍所授蟄法也洞前一石肖虎名卧虎石上有山蓀亭希夷所創遞葺至今登之最宜攀勝其下古藤繞樹宛如蟠龍是夕宿迎仙院月下獨步岵石間煙光覆于峰影泉聲亂于蟲唵徘徊久之不覺神情暢然塵慮都遣卧處有登山阻雨詩覽之意憊然恐成詩識呼童視夜則天且雨至旦奮袂起曰山霧不余距雨師其如余何所得見太華者卽霑體塗足無恨然亦有天幸不甚雨時霏微數點祗益空濛之奇唐玄宗華山銘

曰鬼神主遊信不誣也自谷口折而上仰眠兩山壁立戊削如鑿高可千餘仞谷底多亂石均者突者豎者偃者欹者呀者不可名狀而泉流其間每觸石卽砰礫作響二里許有雲根石峙于岵左旁一洞名李道龕又三里許雙巨石當谷口行者必佝僂而上若隧道然此第一關也又三里至桃林砦有三官洞洞之上更有一穴名好漢洞言非好漢不能登也對峙東壁爲小上方最險絕稍折而東見一石蠟其形方而長其中虛而邃所謂希夷砦也昔希夷斃骨于此後人函之貯諸砦中山人時出眎客因以爲利世宗時姚直拍瘞之祠中祠在

破苑祠西一穴奉天帝祠後有龍泉焉清冽異常西折
 四十餘武為第二關又三里至婆羅砮砮以樹名惜枯
 久惟餘新榦亦自森然大都婆羅無他奇惟每枝必舒
 七葉是所與他樹異也由此上為十八盤山益峻路益
 崎嶇且輿且步或扶或拽上扳危磴下入深谿如是十
 餘里至青柯砮砮西南有公署以息遊者署之後為鳳
 凰山鳳嘴石鳳池在焉砮砮側有西嶽祠寥陽洞救苦庵
 庵之北道士高還虛者廬其巔及踪跡之則為一藩司
 邀去夫世有圖南即丹詔可避豈貴人所得致哉知其
 非本色無心人也大都遊至平砮即二峰之兒女諸峰

南峰之兒女二峰者猶然阻絕而迢亭上竦林巒一色
 旁眺所極悉成陸海涓流消溷僅如一帶向所見戍削
 壁立高可千仞者杳然斯在下矣太華之勝庶足涉其
 槩乎若夫仙人之擘掌巨霧之佇足司虎之天冠
 之挺秀蒼龍嶺有五將軍松可配五大夫 岳分日月潭澄列星有二十八宿潭
 殿接南箕橋連北斗峰如雪委嶺若蓮生諸如此勝信
 壯哉霧造乎非不欲畢收之一覽第自青柯砮以上率
 從絕壁鑿坎為級每級可容半足坎窮或以松枝代之
 如梯狀必左右手遞據鐵鑊僅乃得登萬曆甲申登上
 方峰者因鑊絕墜崖而歿至四十八人亦殆甚矣嘗憶

禮經云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余游興卽不淺而苦
乏濟勝具覩此不覺神悸而足踏不敢前幸已涉趣于
砒則疾呼快曰觀止矣何必如昌黎之悔狂咋齒垂誠
鑽銘哉乃還是游也索侶不得獨青山白雲作伴黃冠
緇衣爲導耳至于輿馬脯資之類悉倚辦華令馮公則
佐余勝游者不可謂非馮公力也歸途見長城遺址過
秦論所稱踐華爲城者蓋始于此嘗試或嘲余曰子游
太華未及回心峰而還將子意亦復易敗耶則余爲解
嘲曰以回心還者心誠回矣余心惟不回此未及回心
而還也唐人詩云芳月期再來回策思方浩其斯游之

謂哉

覽勝紀

錫玄曰昔人所貴者登高能賦心鄉往之苦爲公車業
羈未皇也桓譚云人有聞長安樂出門西向而笑余不
但聞之亦幸見之矣縱不能賦奈何漫不之紀乎輒作
秦游紀事政如窮鄙之社叩盆拊瓿而歌亦鳴其所不
能已也

海虞文苑 卷之十四

音聲紀侶

瞿汝

總叙

夫音之生生於氣氣之運運於時時也者其來不可禦
 其去不可止遠而稽之推極於元會運世而不足以究
 其際細而倪之析若毫芒杪忽而莫得窺其微驗之於
 象數而若或見其似窮之於神化之故而卒歸於不可
 知之域者也古之人知其然其行身也一與之偕而其
 政之大者則在於明曆數以授民時作樂宣八風之氣
 以幹造化之所不及於乎微矣自昔言曆者不知其幾
 家至我 明得西曆察之而法漸備世多有故不論惟

海虞文苑

卷之十四

十九

夫音聲之說至宋始詳然言器數者未及音聲言音聲者不本風氣殆亦未探其本乎如梁唐之沈顧異域之僧珙其撰次非不大行研而覈之非渙而不相攝即錯而無其貫蓋悉偏而有未備也今也審天地之元音而本之氣定天地之風氣而稽之時時有生長收藏斯氣有溫熱涼寒氣有溫熱涼寒斯音有開發收閉其序不易而其行也有漸八風二十四氣各一其令而天地之音亦各一其元矣今以二十四氣定為二十然而未始有聲也如大塊噫氣而無眾竅受之有律焉陰陽各六而六之中又各有宮商角徵羽之五焉古人因眾竅不同之聲以

比竹肖之以合天地之元聲加之以律呂官商之名也

天籟一作而眾竅受響竅

雖各一其元而一風得以攝之聲成文而音可紀矣無風

竅受風不成韻竅無風入竅不成聲聲雖各一其聲而一風攝之並歸一韻風雖總為一風而四時運之化為各音故音也者時為帝者也聲也者協於一者也彼以一韻析之為二者是未知天風無所不被以三母合之為一者是未知律呂之不可因天地自然之元盡音聲混淆故曰悉偏而有未備也

一定之則何必參之以人事哉聲元既定而以人間文

字入而紀之蓋字者聲之子耳以文字紀聲之伴故以喉齒腭舌唇分宮商角

徵羽又加以半齒半舌之清商流徵而六十六聲元備矣有北聲有而南聲無有南聲有而北聲無者此乃人聲之囿于風氣而天地之聲則有一定之律世之論故借其侶者以全之也○已上論六十六聲元

聲者不先求之希聲之始而反從字以辨聲何異執卵

海虞文苑 卷之二十四
而遂謂之時夜者哉於乎音未始有音也而寓之聲聲未始有聲也而稟乎氣氣未始有定也而因乎時時也者以爲無邪而今昔歷然以爲有邪而終不可舉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而卒莫之變與移也古人者神而明之紀其消長以成歲功肖之象數以寄性術寫之金石以和天地在述者之默而識矣獨音聲點畫之云哉若夫更調一絃而曰音之君者此固無成與虧之旨且未可以意致而又可以書傳邪今此糟粕亦以供篤嗜者之一噉云爾

論音元

曰何謂音元曰元亨利貞各有六氣六氣之中各有盈虛如開者以漸而開閉者以漸而閉而熱者涼者亦以漸而熱而涼八風各有初中末而二十四氣截然不可移易矣其風氣之或卷或舒或翕或散各各自有一元但未麗乎竅莫得而辨合以律呂始有聲而可以紀其侶也如氣之在艮也是爲立春乃條風之中其氣向溫而寒氣未散氣雖出而猶未遂故其音元有類于涓卷春決蓋卷而不舒之音也此乃立春在于合朔前一候有餘者如立春在合朔後一候有餘者則其音元有類於干筭幹葛矣盈風之在寅也是爲雨水乃條風之末

其令漸開啟而未泄故其音元有類於交絞叫圖蓋開而猶有合也虛氣之在甲也是為驚蟄乃明庶風之初

熏然以溫矣故其韻即音元世人有類於云允運聿蓋目之為韻

物之音也盈風之在卯也是為春分乃明庶風之中

其令正開帝出乎震時也故其韻有類於嘻喜戲圖萬

物於此而熙如也虛氣之在乙也是為清明乃明庶風

之末其氣大溫萌者甲拆而勾者申矣故其韻若網引

印乙蓋天地網緼之時也盈風之在辰也是為穀雨乃

清明風之初其令大開故其韻若開凱愜圖蓋開之極

而發之漸矣虛。元之六氣也氣之在巽也是為立夏乃清明

風之中其氣漸熱故其韻為陽養漾藥乃熱之始而發

之初也盈風之在巳也是為小滿乃清明風之末其令

漸發乃陽中之陽也故其韻牙雅迓圖蓋開之極而至

于張也虛氣之在丙也是為芒種乃景風之初六陽備

矣萬物大昌故其韻如光廣曠擴蓋長物之音也盈風

之在午也是為夏至乃景風之中其令正發離火用事

陽之極而陰之母也故其韻若呵火貨圖萬物于此而

發育也虛氣之在丁也是為小暑乃景風之末其氣大

熱天地大寤故其韻若孔空酷盍天地暢達之時也盈

風之在未也是為大暑乃涼風之初其令大發品物並

遂故其韻若譁瓦化火盛而化也火之盛故大熱惟

化也是惟無風風則涼也虛。亨之六氣也氣之在坤也是為

立秋乃涼風之中其氣向涼而熱氣未散氣雖斂而猶

未收故其音元有類于庚梗更格益風氣更革之時也

盈風之在申也是為處暑乃涼風之末其令漸收鳩而

未集故其韻若些寫邛節蓋斂而猶出將收而未蓋也

虛氣之在庚也是為白露乃閭闔風之初天高而氣清

矣故其韻若暉坦歎闐其氣疏以散物成而生長之氣

闐也盈風之在酉也是為秋分閭闔風之中其令正收

恍乎兌之時也故其韻有類于呬史四風蓋閉而有開

萬物於此而舒寫也虛氣之在辛也是為寒露為閭闔

風之末其氣已涼萬物成實故其韻若堅蹇見結其氣

之闐而無復餘矣盈風之在戌也是為霜降乃不周風

之初其令大收草木凋謝故其韻若收守狩固蓋斂之

極而將合也虛。利之六氣氣之在乾也是為立冬乃不周

風之中其令漸閉故其韻為陰飲蔭邑益寒之始而閉

之初也盈風之在亥也是為小雪乃不周風之末其氣

寒陰中之陰萬物於是乎歸矣故其韻若吹水位固

乃亥六之正音也虛氣之在壬也是為大雪乃廣莫風

之初萬物俱息故音元類于緘減鑿甲蓋蟄者之緘其

戶也其氣藏而正音在于中陰之轉而盛也 盈風之在子也是爲冬至乃廣莫風之中其令正閉天一用事陰之極而陽之首也故其音元有類于呼虎嘯萬物于此而閉藏也 虛氣之在癸也是爲小寒乃廣莫風之末其令已藏天地閉固故其韻若含感憾合蓋藏之固而蓄之極也其氣閉而音徹于上下夫是以言廣莫也 盈風之在丑也是爲大寒乃條風之初其氣寒極極則將反故其韻若响許酣 蓋氣則寒而出近直矣閉極則開蓄極則通故過此而春繼之也猶之大暑之譁氣極熱而風已涼也 虛夫是韻也乃大塊之噫氣也其氣一至

萬竅齊鳴未有風至而律不從者矣

彼取一風之元或析爲二式析爲三

又取各風之元或混于此或混于彼者殆未究條貫之必有統乎

論聲元

曰何謂聲元曰音也者天之風也聲也者地之氣也地之氣寒則深沉而濁熱則高明而清溫則和柔而平涼則疏爽而輕是故春木皆柔夏火皆清秋金皆輕冬水皆濁乃一定之則也天地之道浸故天風有初中未而地氣亦有始正終始正終又有宮商角徵羽又有卯酉之半商半徵辰戌之清商丑未之流徵之六聲故凡六十六聲而聲元之數備矣

如黃鐘一律合於壬子乃濁之正聲也其宮之元則類於和洪寒合商之元則類于從藏鑿雜角之元則類于南音之呼共惟此八十四轉皆有聲而無其文徵之元則類于同彈特達羽之元則類于蓬蟠白跋

大呂一律合于癸丑乃寒濁之終聲也其宮之元則類于北音之呼文無萬物南音呼則入逢商之元則類于比音之

呼根茶寨宅南音呼則入從角之元則類于乾權極及徵之元則類于成除直軸羽之元則類于逢浮服伐而流徵之

元則類于雷龍勒落三者皆水音也如太簇一律合于艮寅乃柔之始聲也其宮之元則類

北音之呼黃桓胡滑南音呼則入王商之元則類于錫涎席潯

角之元則類于則類南音之呼吾頑兀僞如北音則入王徵之元則類于比音之呼寧年暱涅舌音也如南音則入迎羽之元則

類于明綿謐密夾鐘一律合于震卯乃柔之正聲也其宮之元則類于

容陽聿月商之元則類于俗音之呼曾儕俗北音呼則入振商之元則類于昂敖額罟北音呼則入洪徵之元則類于能農諾

納羽之元則類于萌芒陌末 又有半商半徵之元則類于匙

姑洗一律合于乙辰乃柔之終聲也其宮之元則類于

北音之呼玄椎礪檄南音呼則入容商之元則類于北音之呼

生山色煞南音呼則入嵩角之元則類于南人之呼迎娘逆業

北音呼不入容則入寧徵之元則類于人然石日羽之元則類于

南音呼微晚未襪北音呼則入文其清商之元則類于嵩三速

筵三者皆木聲也

中呂一律乃清之始聲也其宮之元則類于烏溫沃摠

商之元則類于精將卽節角之元則類于圭光國刮微

之元則類于丁顛嫡跌羽之元則類于冰邊壁畢

蕤賓一律合于丙午乃清之正聲也其宮之元則類于

翁安屋遏商之元則類于南音之呼宗臧則作角之元

則類于公剛格閣徵之元則類于東丹德恒羽之元則

類于賁邦百八

林鐘一律合于丁未乃清之終聲也其宮之元則類于

因邕一益商之元則類于北音之呼榛之隻匝南音呼則入宗

角之元則類于京江擊級徵之元則類于真知只卓羽

之元則類于分方福法 流徵之元則于霽良力略三

者皆火聲也

夷則一律合于坤申乃輕之始聲也其宮之元則類于

謹荒忽豁商之元則類于清千七切角之元則類于坤

匡窟闕徵之元則類于天梯惕鐵羽之元則類于披篇

匹撒

南呂一律合于庚酉乃輕之正聲也其宮之元則類于
亨萬黑壑商之元則類于南音之呼聰蒼猝錯角之元
則類于空康客磕徵之元則類于通湍忒捷羽之元則
類于丕滂拍潑 半商半徵之元則類于聲商釋鏢
無射一律合于辛戌乃輕之終聲也其宮之元則類于
興軒旭歇商之元則類于北音之呼撐初測察南音呼則入聰
角之元則類于輕穹曲却徵之元則類于稱昌尺綽羽
之元則類于南音之呼非斐沸北音呼則入分三者皆金聲也
應鐘一律合于乾亥乃濁之始聲也其宮之元則類于

南音之呼王完吳或商之元則類于則類于全情夕絕
角之元則類于南音之呼揆狂蕘 徵之元則類于亭
田地迭羽之元則類于平便闢別三者皆水聲也
以此六十六聲協前八十四轉共五千五百四十四聲
蓋北音則盈者為三聲虛聲為四聲南音則盈者為四
聲虛者為三聲不論有文無文而無一聲之復出無一
聲之混淆夫亦天地自然之條貫也

八風二十四氣音元方圖

其令涓元春决 其令干筭幹葛 其氣交絞叫 覺其令云
漸開允運聿 其氣熙喜戲 其令因引邱乙 其氣開凱愾
正温 其令 其氣 正開

其令 漸發 陽養漾藥 其氣 漸熱 牙雅迓 甲其令 正發 光廣旺擴 其氣 正熱 呵

火貨 合其令 大發 空孔控酷 其氣 大熱 譁瓦化 謔其令 漸收 庚梗更格

其氣 漸涼 些寫卸 節其令 正收 嘽坦歎闐 其氣 正涼 呶史四 式其令 大收 堅

蹇見結 其氣 大涼 收守狩 宿其令 漸開 陰飲陰邑 其氣 漸寒 吹水位 國

其令 正開 緘減鑑甲 其氣 正寒 呼虎嘯 忽其令 大開 含感憾合 其氣 大寒 响

許酌 綠

六十六聲元方圖

宮 商 角 徵 羽

黃鐘 正濁 和洪含合 從藏鑿雜 如南音 共○○○ 同彈

特達 蓬盤白跋 大呂 終濁 如北音 文無萬物 如北音 呼

棖茶寨宅 乾權極及 直軸 逢浮服伐 大

簇 始柔 如北音 黃桓胡滑 飭涎席潏 南音 吾頑兀僞 北音

之 寧年暉涅 迎 明綿謐密 夾鐘 正柔 容陽聿月 俗音 呼

會儕隨續 南音 昂敖額鄂 能農諾納 萌苾陌末

始洗 終柔 北音 玄雄礪檄 北音 生山色煞 南音 迎娘逆

業 人然石日 南音 微晚味襪 中呂 始清 烏温沃堰

精將郎節 圭光國刮 丁顛嫡跌 冰邊壁畢 麩

賓 正清 翁安屋遏 尊增 宗臧則作 公剛格閣 東當德怛

賁邦百八 林鐘 終清 邕因一邑 北音 榛爭隻匝 局江

擊鏤 中莊質卓 分方福法 夷則 始輕 謹荒忽豁

海虞志卷之二十四 三

清千七切 坤寬窟濶 天梯惕鐵 篇披匹撇 南

呂正亨蒿黑壑南音聰蒼猝錯 空康客磕 通湯忒

捷 丕滂拍滌 無射終輕興香旭歇北音撐初測察

穹腔曲卻 稱昌尺綽南音非 應鐘始濁

王完吳或 全情夕絕南音揆狂蕘 地亭田迭

平便闢別 大呂之流濁楞雷勒落 夾鐘之半商柔

盛常匙杓 姑洗之清商南音蒿三速筴柔 林鐘之流

徵清靄良力略 南呂之半商輕聲商釋鑠 無射之

清商星相息削輕

論沈約所定韻

沈約定韻以東江支魚為次而又以東冬庚青分列彼
蓋亦有窺于五音始正之說而為之也其以東為始者
謂東之有類于宮也次江次支次魚者謂其有類于商
于徵于羽也似也而乃獨闕于角之一音者何也試與
詳之江聲調而為入即成角音彼蓋別求之而弗得夫
是以闕而弗列也其分東冬庚清也蓋謂東為正聲而
冬為始聲彼蓋以丁庚為正聲青為半聲夫是以分之
也殊不知韻也者乃風氣之應時而至者也可以陰陽
消長論而不可以五行奇偶分如冬至而廣莫風一至
天地之元韻為呼則凡五音十二律不論始正終聲清

濁高下悉爲呼韻所攝而無一律之不從矣古人謂冬
至氣至律應黃鐘是豈黃鐘獨有聲而餘律皆無聲乎
蓋黃鐘子律而廣莫之中實爲子風故黃鐘當位而爲
君耳如夏至陰生律應蕤賓則又蕤賓爲之君而他律
之聲故在也今乃以一風之韻析而兩之是謂天籟所
被而衆竅之中有受有不受者其說果可通乎莊生亦
嘗有曰大塊噫氣萬竅怒號何約之忽于此邪又如風
氣幾味之殊故音聲亦有同中之異如啼叫呼
响之類可相通
而不可相紊者約又混而無別斯又失之失矣且叱者
濠者或洪或細此皆衆比竹之不齊非風之萬異也

惟時變而風斯變耳約乃不以開發收閉爲序而彷彿
以宮商徵羽爲等不以五音清濁別聲而以五音正半
定韻况歌麻而下又不知其于五音爲何屬也卽其所
擬正半者又未悉得其真乃其所不必異而同其所
不可同一繇不考天地自然之化而謂可以世智安排
夫是以淆譌之錯出也豈直爲風氣之所囿哉

論等韻

毋分三十六字韻分一十六攝其法傳于西域沙門了
義而次序于元之劉鑑者也釋氏推崇其說謂之觀音
悟門守其師傳而不究其所以然是以訛謬相承而卒

莫能辨也今審其十六韻以通江支遇爲次蓋亦依倣
東江支魚來已自失八風定韻之旨又如江宕本一韻
而乃前後隔絕不連剛良本二韻而乃悉以宕韻收攝
此其踵約之失尤爲較然者也至于曾梗一韻也乃又
于曾分開合爲二而目之爲侷門于梗亦分開合爲二
而目之爲廣門今取其四處幫母下米字一聲考之如
平聲爲冰上丙去柄入逼總歸一母而不可分析者也
今彼于曾攝開口呼侷門幫母下則爲ㄣ。冰。存平
去而無上入于曾攝合口呼侷門幫母下則爲○○。
逼盡去其平上去而獨存其入聲于梗攝開口呼廣門

幫母下則爲兵。柄碧獨去其上聲于梗攝合口呼廣
門幫母下則爲○丙○○。獨存其上聲夫以一母之聲
分裂爲四而又析爲曾梗別爲開合標爲侷廣此果何
謂也耶如以開口呼不當有入聲則梗攝之開口呼何
以有逼如謂廣門不同于侷門則曾攝之逼與梗攝之
碧誠何以別是其曾梗之分而兵復出也一倣于沈
約庚蒸青清四分之謬而其開合廣侷之說又爲出母
不盡而強爲之者也若夫止移吹衰爲一虞呼爲一此
固沈約之舊而又妄益以入聲以此音呼有上去等反
聲而令徑填入入聲則
矣謬則又失之甚者矣至于蟹止二攝謬戾益多如蟹攝

中鷄溪低黎卽止攝中移字一類蟹攝中類雷恢灰卽
止攝中吹字一類蟹攝中乖拐字卽止攝中哀字一類
而乃或攝于止或攝于蟹何爲而錯雜如此也如以其
方音邪如江右之音呼長爲淋是以陽韻轉入江韻呼
精爲將是以庚韻轉入陽韻呼開爲灰是以皆韻轉入
灰韻又如燕吳人呼緘爲肩是以咸韻轉入先韻呼潭
爲壇是以覃韻轉入山韻呼心爲辛是以陰韻轉入真
韻此乃風氣使然吾但列其聲元于一定之格任其百
變而彼固不能出于格之外乃可預爲之別擇而待彼
也邪又如真軫震質之合于魂混恩沒已自不爲精詳

乃復以顛天田年攝入又何不倫之甚也山字一攝并
入元先九溪字一母于山爲怪于先爲牽于元爲捲又
如群字一母于先爲乾于元爲權迥然其不■者乃渾
而爲一此又約之所未有而此尤失之失者也獨其蕭
爻豪之併爲一流深通之無所混差爲無病至于戈麻
兩韻沈約故分而此合一假如透字一母以戈收之則
爲拖以麻收之則爲他截然其不類者而又何以一之
覃鹽分兩在沈固析之無謂而成覃併一在此尤合之
不經非溺于舊習之窠臼則昧于幾希之氣機此其十
六攝之謬不了然邪至于字母一說如見溪群疑四字

乃中角之清輕濁柔四聲卽今所定江腔強娘也尚有
正角之剛康嫌昂少角之光匡狂吾俱當並列者也今
乃以一見母統剛光二母于是出母不盡條貫不清遂
妄意分爲開合開合又有不盡乃每母分爲四牌本只
少正中三等而兩處分爲八段如曾梗江宕則成十六段矣非複出
則空餘矣字不同而音同卽爲複出今所定者亦多有空而其空乃
無文之聲與無聲之韻編五千五百四十四聲無有一
聲之重複者而被之層見叠出果何義哉甚至干端透
定泥之下又配之以知徹澄孃以端等四母居上下兩
牌知等四母置二三兩牌此尤乖悖之甚矣夫天有十

干分爲五行故有宮商角徵羽地有十二支支具五音
五音之中各有清濁輕柔而清濁輕又各有始正終故
有黃鐘等十二律呂以地爲緯以天爲經而成六十律
律雖各有元聲必合之八風二十四氣而後有韻故必
極于八十四轉而經緯錯綜于是乎備此皆天地自然
之數而無事差排者彼所定母止于二十六而缺其三
十所命之宮商徵羽不審其元而漫焉以加之遂以大
爲羽以細爲宮蓋臆之依稀彷彿之間而又隈門傍戶
以爲之故不覺其挂漏之不可掩也世之人不悟其以
引音而必欲以頭刺膠盆粘不可脫不亦大可嗤哉

跋海虞文苑

國朝以來先達諸名家著作人人
殊矣立朝論議則禪廟謨國是居
鄉吐藻則維世道士風即篇章歌
咏率闡發性靈直舒蘊藉非雕龍
繡虎倫也世代綿邈家傳戶誦者

有之而斷簡殘編存什一於千百者多矣又玄先生博綜腹笥睹先民之有作慨往牒之猶存乃旁蒐博采裒集臚列名世文章燦然在目美而盛盛而傳笑而讀其文曰獲以尚論其人曰某也玉珮瓊琚

某也黃鍾大呂某也禹行舜趨某也周情孔思某也秋霜烈日某也和風甘雨英賢碩輔表於當年者凜々有生氣令人儼然起高山景行之思焉知虞邑人材甲於寓內是集也非直先達之文藉以垂

世而後學之士有所憑依孰非先
生揚前詔後之功乎猗歟休哉樞
嘗執經門墻謹識於簡末

門生陳星樞拜手跋



